

油画

《准备冬草》



【作者：张红年，生于1947年，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。曾任北京画院创作员，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。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北京油画研究会、同代人画会成员。主要作品有油画《那时我们正年青》、《发人深思》、《山村吟》……】

准备冬草
呵，黄河
大地的馈赠
那时我们正年青



记得那时刚刚冲出“四人帮”精神桎梏的牢笼，被解放的思想是何等激荡！人们在所有能冲出来的地方都冲出来了，在所有能发声的地方都呐喊出来了。这个阶段，我只感到要讲真话、要诉衷情。笑就开怀笑、哭就放声哭，无暇顾及什么“文学性”、“情节性”。在这个时期我画了纪念周总理的《送别》和《那时我们正年青》。那正是全国人民痛定思痛，相互寻找，互相慰藉的时期，所以象当时的很多文艺作品一样，虽显粗糙，虽不“永恒”，但起到了沟通心灵，融化坚冰的作用。

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，艺术探索也在前进。在画表现张志新烈士的那幅作品《发人深思》时，我第一次运用了“意识流”的手法。思绪的回闪，记忆的交错，幻影的出现，潜意识的暗示，被打乱了的时空秩序重新被组合。除了《呵，黄河》外，这时期作品多少带有一种忧惚和伤感。当我感到咀嚼已往的痛苦终究还是有限时，立刻从困惑中站立起来。北方山村的暖水热土，淳厚善良的乡里乡亲，把我从冥思苦想中带回到坚实的土地上。我画了《山村吟》组画，同时以不可扼止的勇气画了河北剪纸风格的《大地的馈赠》组画。在农村中被唤起的乡情，使我那么倾心于民间艺术的魅力，在我国古已有之的民歌传统中，那种赋、比、兴的手法，那种时间、空间的大胆跳跃，那种凝练、和谐，很快与我所尝试的意识流手法融为一体。而后好象是突然间，我的画又回到了起点上，甚至更古典。我画了一批非重大题材，没什么情节，极其写实的藏胞生活情景。我开始考虑绘画的更长久的生命力。当我们目光滞留，不忍离去，当我们默默地凝视，只感到心在颤动和融化，这时候，任何语言和表示都是多余的。引起这种强烈的心弦振动，恰恰是绘画所独具的感染力。而它需要的是单纯性，和直观性。这样，我舍弃了意识流和民歌手法，离开文学性的拐杖，我开始正视自己画面效果不足开始追求一种所谓“视触觉”，追求绘画的独立存在价值。现在，我在这条小路上继续走着，我感到一种新的不安，在我的画中还缺少一点什么，那就是强烈的“我”。我也希望，将来人们能接受这样的观点：在这个我们所要认识的世界中，画家本人也是一个客体，人们不但通过作品了解画家在表现什么，同时也了解画家本人，他的情感、性格、生活……

张红年



后来者